

801813

张恨水长篇佳著

秦淮世家



张恨水 著

秦淮世家



06073334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唐大嫂茶座说前因 徐二哥河厅作上客…………… (3)
- 第 二 回 还旧服姊妹表歉忱 赠新书良朋存厚道…………… (8)
- 第 三 回 见艺人传书有遗憾 怜神女冒雨表同情…………… (13)
- 第 四 回 登门送款穷汉施仁 远道索书青年露迹…………… (18)
- 第 五 回 惜浪费局外进忠言 具深心席前作娇态…………… (22)
- 第 六 回 押戒指妙计赚现金 留字条辣手演喜剧…………… (27)
- 第 七 回 唐二春独来慰知己 王大狗二次济苦人…………… (32)
- 第 八 回 重私恩偷儿争自首 忿家丑失主两饶人…………… (38)
- 第 九 回 难消重耻闭户撒娇 苦遇恶魔回家受训…………… (43)
- 第 十 回 赞少女骚客赋艳诗 接财东钱商摆盛宴…………… (48)
- 第 十 一 回 恶作剧席上饮交杯 大不堪台前喝倒彩…………… (53)
- 第 十 二 回 无法可想好汉低头 有命能拚贱人吐气…………… (60)
- 第 十 三 回 中圈套送女上河船 欠思量驰车入虎穴…………… (65)
- 第 十 四 回 困迷楼毒倒洁身女 谈屈膝气死热心人…………… (71)
- 第 十 五 回 看得不平失言遭害 回来尴尬破费遮羞…………… (76)
- 第 十 六 回 吃亏人把盏劝磕头 探风客登门遭毒手…………… (82)
- 第 十 七 回 忍痛山头深更探险 救人虎口暗室遭围…………… (87)
- 第 十 八 回 赠约指暗放有心人 作娇容痛骂无赖子…………… (92)
- 第 十 九 回 情脉脉软语度难关 泪涟涟深心走绝路…………… (98)
- 第 二 十 回 斗手法逐步破深谋 弄心机当筵递暗信…………… (104)
- 第 二 十 一 回 混长夜热酒留众客 劫武器灭灯捆醉人…………… (110)
- 第 二 十 二 回 烈烈轰轰高呼溅血 凄凄惨惨垂首离家…………… (115)
- 第 二 十 三 回 老邻妇端坐度难关 贱女人挺身挡恶棍…………… (119)
- 第 二 十 四 回 发语双关拒奸救友 引刀一快纵火除魔…………… (125)

第一回 唐大嫂茶座说前因 徐二哥河厅作上客

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。秦淮河在一度商业萧条之后，又大大的繁荣起来。自然，到了晚上，是家家灯火，处处笙歌。便是一大早上，那赶早市上夫子庙吃茶的人，也就挤满了茶楼的每一个角落。一个秋初的早上，太阳带了淡黄的颜色，照在庙门前广场上，天上没有风，也没有云，半空里含着一些暴躁的意味，所以市民起得早，光景不过是六点多钟，庙附近几所茶楼，人象开了水闸似的向里面涌着。夫子庙广场的左手的奇芳阁，是最大的一家茶楼，自然是人更多。后楼的栏杆边，有四五个男子，夹了一位中年妇女，围了一张方桌坐着，桌上摆了三只有盖茶碗，两把茶壶，四五个茶杯，大碗干丝汤汁，六七个空碟子。另有两个碟子里，还剩下两个菜包子，和半个烧饼。再加上火柴盒，卷烟盒，包瓜子花生的纸片，还有几双筷子，堆得桌上一线空地没有。茶是喝得要告終了，那妇人穿了件半旧的青绸夹袍，垂着半长的头发，右角上斜插了一把白骨梳子，长长的脸儿，虽不抹胭脂，倒也扑了一层香粉。两只手臂上，带了两只黄澄澄的金镯子。在座的人，年纪大的叫唐大嫂，都不住的恭维她。唐大嫂在身上，摸出两元钞票，放在空碟子里，站起来，两手扑扑胸襟上的烟灰，正待会钞要走，一转眼看到斜对过桌上，坐了一个青年汉子，不由得咦了一声，这就低声向在座的一个麻子道：“老刘，你去把窗户前那个人请过来，我有话和他说。”刘麻子向那边桌上望道：“是哪一个？”唐大嫂道：“穿了灰布长衫，戴了鸭舌帽，团团脸，两只大眼睛的那个就是。”刘麻子站起来道：“他姓什么？”唐大嫂笑道：“我要知道他姓什么，还用得着你去请吗？他倒是认得我，你就说唐小春的娘请他说话，

他就会来的。”刘麻子果然走过去，向那人一点头，笑道：“朋友，我们那边桌上，唐大嫂请你说话，她就是唐小春的娘。”说着，将手向这边一指，那人站起身来看着。唐大嫂就向他笑着连点了几个头。那人取下帽子在手，随了刘麻子走到这边来。唐大嫂向他笑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他笑着点点头，连说：“认得认得。”唐大嫂腾开左手一只方凳子请他坐下，斟了一碗茶，送到他面前，笑道：“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我们到底又遇着了。以后，我们总还有见面的日子，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的姓名呢？”他笑着欠欠身道：“这事何足挂齿！”唐大嫂向同座的人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我暂且不追问这位的姓名，先把我认为他这一段历史，向大家介绍介绍：是前一个多月的事，我要到上海去，是我省钱，坐公共汽车到下关，偏是不凑巧，这一车子人，始终是挤得要命。到了火车站下车的时候，大家一阵狂挤，把我拥下了车子。我一看车站钟楼上的钟，已经四点多，离开车只有十几分钟了，我也来不及想什么，一口气就跑到卖票的地方去买票。这一下子，把我吓慌了！我手上带来的那个皮包丢了，身上另外没有钱买票；就是有钱买票，我也不能上车；因为那皮包里的东西，太值钱了！那里有一百多块钱钞票，一个钻石戒指，那都罢了；最要紧的，是这里面有两张很要紧的字据。我就是为了这两张字据，要到上海去的，这个皮包丢了，真害了我半条命！我明知道车站上的扒手，比苍蝇还多，这东西丢了，哪里还有还原的指望？但是我已不能上车了！不死这条心，依然跑出站来到公共汽车站去找。”刘麻子插嘴笑道：“慢说一只皮包，十只皮包也没有了。”唐大嫂道：“是呀，我想那汽车上的人，已经走个

干净，就是坐来的那辆车，也已经开回了城，哪里有法子找皮包。但我想着下汽车的时候，手上还拿着皮包的，大概这是下了车子，在路上丢的。我到了汽车站，见四五辆汽车并排放着，我是坐哪辆车来的，已经认不出来。看着地面上，真是事出意外，……”同座的人，不约而同的答道：“皮包在地上放着呢？”唐大嫂笑道：“哪有那种便宜事！车站上的人，你想想有多少，慢说是皮包，就是一个铜板，在地面上也放不住。我说的事出意外，是那柏油路象水洗了一样，连橘子皮花生壳也找不到一块，我站在路上不免发呆。喏，这位大哥就过来了，他问我，是不是丢了东西？我说，丢了一个皮包。他问里面有什么？我说里面有钞票，有钻戒，有两张字据，还有几张唐小春的名片。他问我，唐小春就是你大嫂的名字吗？我说，那是我的女孩子。他就一点不迟疑，在衣襟底下，抽出一只手来，手上拿着我的皮包呢。他把皮包交还了我，还叫我点一点东西，看是少不少。我真感激的不得了，打开皮包来，连纸角都没有少一片。”在座的人听到这里，哄然一声笑着，向那人，连说：“难得难得。”那人只是微笑了笑，并没有作声。唐大嫂将桌上的香烟盒打开，抽出一支烟，放在那人面前，笑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姓名了罢！那天我要用小意思谢谢你，你不要，那还罢了，我要问你尊姓大名，住在哪里，你也不肯告诉，说是要赶火车，立刻跑进火车站了。”说着，擦了一根火柴，站将起来递过去。那人衔了烟卷，就着火吸了烟，点点头说是多谢！唐大嫂道：“抽我一支烟，就说多谢，你还了我那些东西，我要怎样的谢你呢？”他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那天捡到那个皮包，打开来一看，我也有些动心。后来我看那两张字纸，我想这关系很大，无论如何，我要归还原主。就是那天没有寻到唐大嫂子，我也会登报招领的。”刘麻子道：“这字纸很要紧吗？是什么字纸呢？”唐大嫂立刻向那人瞟了一眼，那人笑道：“无非银钱往来的凭据。”唐大嫂这倒象心里落下一块石头一般，又眼对了他看了

一下。座中有个胖子，坐在那人对面，立刻站起来，隔了桌面伸过手来，笑道：“朋友，我们握握手罢，我叫赵胖子。”那人自然也就站起来和他握手，赵胖子笑道：“朋友，我初次见面，虽然很佩服你，可是也要说你一点短处！我们虽然说讲义气不是作买卖，但只能说有好处给人，不要人家报答；若是姓名也不告诉人，叫人家一辈子心里头过不去，就不近人情。”那人笑道：“赵大哥，请坐请坐！彼此坐下来。”他又起起身，向在座的人点了个头，因道：“兄弟倒不是故意不近人情，因为我穷的不得了，只靠摆一个破书摊子糊口，不想在社会上谈什么交情，免得让人家瞧不起。”唐大嫂笑道：“这就不对了，你看，我们这一桌的人，也没有哪个作了先生老爷，都是在秦淮河边上混饭吃的人，有什么身份不身份，敢瞧不起人。”他这才笑道：“我也混到秦淮河边上来了，免不了要请诸位关照一二，当然不能不说出姓名来，我叫徐亦进，是南滁州人。实不相瞒，也进过几年学校，只因遭了一点意外，落得饥寒交迫，只好做小贩，原来是在下关摆摊子，因为生意不大好，现时在夫子庙里摆摊子了。”赵胖子只管睁着一双肉泡眼，看着他说话，这就摇了两摇头道：“夫子庙摆摊子，这是你错了算盘了。一个陌生的人想在夫子庙里做生意，那是要碰钉子的。”徐亦进道：“这个我知道的。我有两位朋友是老夫子庙，他已经给我关照过了。喏，他们就坐在那边，也许各位有认得的。”说时，回转身来，向原坐的地方望着。刘麻子看过了，回转头来笑道：“那个和尚头矮胖子，倒是很眼熟。三毛，你庙里情形比我们熟，认得不认得？”同座的一个二十来岁的瘦秃子，穿了青短夹袄，嘴里一粒金牙，笑起来常常露着，他笑道：“我认得他，他是一个纸漏。”徐亦进知道纸漏这个名词，是说人不务正经。因道：“他是贩卖水果的呀。现在，他在门东卖烤山薯。”三毛笑道：“他天天去卖吗？”徐亦进道：“偶然也停一两天。”三毛笑道：“这就是他做外快的时候，他家里养了一只八哥会说话，是不是？”徐亦进道：“是的。你老哥认得他？”三毛笑道：“我不认

得他，那只鸟就是……”赵胖子瞪了他一眼，唐大嫂也拦着道：“这孩子就是这张嘴不好。”三毛伸了一伸舌头，不说了。唐大嫂道：“徐大哥，我想请你吃顿饭，你赏脸不赏脸？”徐亦进抱了拳头一拱手，笑道：“大家都在夫子庙，见面的日子多，有机会，下次再叨扰罢！”唐大嫂道：“不，你非让我专诚请一顿，我心里不安。我也不请外人作陪，就是现在同座的人。”赵胖子笑道：“徐大哥，你就恭敬不如从命罢，我们也好沾沾光，喝唐大嫂子两杯。”徐亦进笑道：“其实是不必这样客气。”唐大嫂道：“就是今天正午十二点钟，不上馆子，我们这一群不三不四的人，跑进馆子去，闹的不好，又要警察先生费神了。我就是在馆子里叫几样菜到家里吃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一点不受拘束，你看好不好？”在座的除了徐亦进之外，都同声叫着好。唐大嫂道：“徐大哥，在座的人，都赞成了，难道你还不赏脸！”徐亦进笑道：“唐大嫂既是这样客气，我就准于十二点钟的时候来叨扰。”唐大嫂道：“你可不许不来，回头叫好了酒菜，让我自家人来吃不成！”徐亦进道：“决不决不！”当时唐大嫂还谦让着要替他茶帐，徐亦进说那桌也都是生朋友，人家不便叨扰，这才分手下楼去了。徐亦进回到自己的茶桌上，那三毛说的毛猴子先笑道：“喂，老徐要走桃花运了，唐小春的娘，和你谈上了交情，你怎么会认得她的？”徐亦进把过去的事，略微说了一说。毛猴子将手一拍桌子，把茶碗里的水拍得溅了起来，接着道：“你真是个马老板，有财不会发。别人的钱，你退还他罢了；唐小春娘的钱，你还她干什么？她自小就在秦淮河上混事，也不知道让多少公子王孙，在她身上花了整千整万的冤枉钱。于今年纪大了，又把她的小女儿在庙上卖唱。那丫头拜过名师，很会两句，头子又长得好，在夫子庙是第一二把交椅的红歌女，又赚了不少的冤枉钱。这老蟹有名的糖大蒜，又甜又辣，她那样穿金戴银，我看了也红眼，就是没法子咬她一点元宝边！你有机会捡到她一笔大款，不但不应该还她，你说那皮包里有两张要紧的字据，你就该拿在手里，狠狠的敲她一

笔竹杠。”徐亦进笑着，没有作声。毛猴子向对过坐的矮胖子笑道：“王大狗子，你说我的话对不对？”王大狗道：“论起你这个说法，那是没有错的！糖大蒜得来的也是不义之财，为什么不能分她几个用用。不过徐二哥捡到了皮包，怎么知道这是不义之财呢？”毛猴子道：“怎么不知道，他自己说的，皮包里有唐小春的名片。”王大狗道：“徐二哥到夫子庙来了几天，他又知道唐小春是红的是绿的。”徐亦进笑道：“你们两个人，大概是穷疯子，不劝你二哥作好人，只要我得那非分之财。”毛猴子道：“有道是人无混财不富，马无野草不肥。要象你这个样子做道学君子，你望到哪一年发财？”徐亦进笑道：“有碗饭吃，不把我们饿死，也就心满意足了，还想发财呢。”王大狗道：“过去的事，后悔也是无用，让二哥去作一个好人罢。不过现在糖大蒜请你吃饭，你倒不要失掉这个机会，我们这穷朋友，你认得两打三打，又有什么用，不如认得这么有钱的人一个半个，还可以救救急。”徐亦进笑道：“人还有半个的吗？”毛猴子道：“怎么没有，那个赵胖子，他就是半个有钱的人。他自己手上没钱，在夫子庙市面上很是活动，他要和你谈交情，你就和他谈交情罢，难道他还能在你身上捉了一只虱子去。”徐亦进对于唐大嫂这番招待，本来在可去不去之间，现在经这两位朋友一再的怂恿，便回去换了一件干净些的蓝布长衫，还同毛猴子掉换了一顶新呢帽，然后按了时间，到唐大嫂家里来。唐家已是有点手面的人家了，在桃叶渡对过，挨着秦淮河的一所旧式房子里居住。他们是住着房子最后的两进，内堂屋就是河厅，是沿河住家最讲究的房屋。徐亦进打听得他们家的所在，到了大门口，就感到心里有些不安。偏偏他们家又住在最后的两进，进了大门，在前进屋子里走过，脸就红着，低头向自己身上看看，这件蓝布大褂，下襟摆还有两块灰白的痕迹，其旧可知。这样的打扮，向人家红歌女家里跑，未免荒唐。正这样的想着，迎面一阵香风吹了过来，抬头看时，由天井走过来一位仙女似的小姑娘，她长长的头发，在后脑勺上烫着飞机式的

卷发，额顶心里却梳得溜光，越发把那张鹅蛋脸子，衬托得象海棠花一般，有红有白；身上穿了淡黄薄呢的夹大衣，在大衣下面，拖出桃红色银灰斑点的绸衫，淡中带艳，已觉得不是平常人物；加之她穿着玫瑰紫皮的高跟鞋，走起路来，如风摆杨柳一般。徐亦进不用估量，知道这就是唐小春了。且把身子闪了一闪，让到一边去。她倒不怕人家看她，站住了脚，向徐亦进望着，问道：“找哪一家的？”看她那双水样灵活的眼睛，定了黑眼珠，微微吊起两只凤眼式的眼角，分明是在生着气。不过她虽在生气，然而她那娇滴滴的样子，并不觉得可恼。这就取下头上的帽子，半鞠着躬答道：“我是唐大妈叫我来的。”她哦了一声道：“你姓徐？”随着这话，在他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接着也就微微地一笑。在她笑的时候，由红嘴唇里，露出那两排雪琢成的牙齿，实在可爱。因答道：“是，我姓徐。”她将手向后面一指道：“由这堂屋里一直穿了过去，就是唐大妈家里。”她说完了，也没有向他再打招呼，扭转头径自走了。徐亦进望了她的后影，倒出了一会神。心想，美是美极了，怎么这样大的架子！正这样的出着神呢，后面有人叫道：“徐大哥！徐大哥！都在这里等着你呢！”回头看时，唐大嫂正站在堂屋向后进的屏门口，连连招手。徐亦进笑道：“这屋子太深，我不敢冒昧进来。”唐大嫂笑道：“屋子深，怕什么？从那百年起，秦淮河上，也没有什么大小老爷在这里打过公馆，还没有什么人家挂上闲人免进的牌子呢。”说笑着，将徐亦进向里面让着。这里是个长长的天井，东头有一棵说不出名字的老树，弯着树干，没有什么枝叶。西边地上，七歪八倒的，躺了几块太湖石。也有两三个瓦钵子养着菊花，一丛芭蕉，有四五个莢子，并不见肥大，只是那叶子，四面颠倒着，占了半个天井，所以地下都是阴湿湿的。对着这天井，有一道雕花栏干，没有了漆，也没有了下半截，年代是相当的远了。在栏干里，是窄窄的廊子，那里摆了水缸，破茶几，半篓子木炭，一只破的方凳子，上面放了个炉子，把靠炉子的一堵墙都熏黑了。那炉子

烧着炭，熬着开水壶呢。有金廿岁上下的姑娘，穿了件青布长夹袍，站在那里等水开，说有烫发，光头发剪得短短的，倒是前面养了一道长刘海发，配衬得雪白的一个圆脸子。亦进对她，倒是加倍的注意着；因为她到书摊子上去买过两回小唱本，在脑筋里早就有下这一个印象了。随着唐大嫂子走了进去，便是河厅：赵胖子刘麻子三毛都在这里候着。除了上午茶楼上见过的杨老四李少泉之外，唐大嫂又介绍了一位汪老太和扬州老马一块儿见面。这里完全旧家庭的摆式，河厅朝着秦淮河，一式是四方格子的玻璃窗，现在已经完全关闭起来了。屏门反过来，背对天井，朝了玻璃窗靠屏壁，有一张琴桌，上面放着座钟帽筒胆瓶小架镜，琴桌下套住一张方桌，上面摆了六个糕饼碟子。两旁六把太师椅，夹了四张茶几，另摆了两个方凳，这些男女分在两边坐着。亦进看看，只有最下方一张椅子是空的，就在那里坐着。唐大嫂道：“徐大哥，你可不要拘礼，我们随便谈谈，请你随便吃点东西。”亦进手上还拿了帽子，又站起来欠了一欠身子，在走廊子下的那位姑娘就进来了，笑着点点头道：“徐老板，帽子交给我。”刘麻子怕他误会，立刻抢上一步，介绍着道：“这是唐家妈的二小姐。”亦进也就和她点点头道：“不敢当！”二小姐笑道：“不要客气。”她说着话，终于把帽子接过去了。随着这位小姐拿了一只盖碗，放在上面桌上，再由外面提了开水壶来，在桌边泡过了茶，回着头笑道：“徐老板，请上坐罢！”亦进道：“这样子招待，我就不敢当。”说着，又把两手抱了拳头，连拱了两下。唐大嫂道：“徐大哥，你不用客气，我家里大大小小许多事，都是我这二丫头做，家里用了个老妈子，伺候我们三小姐一个人，就够累了。她倒是会烧两样小菜，除了在菜馆子里叫了几样菜之外，我又叫王妈，也做两样，这时候让她在厨房里忙罢。”亦进道：“作晚辈的，现时在夫子庙作生意，少不得请唐大嫂和各位老前辈携带一二，这样子客气，以后我倒不便来了。”唐大嫂笑道：“这也不算客气，要客气我就请徐大哥到菜馆子里，恭恭敬敬

敬喝几杯了。她说着话，走到桌子边，抓了一把瓜子，放到放茶碗的所在，向他点点头道：“请这里坐吃瓜子。”亦进笑道：“在这里坐是一样。”赵胖子坐在他上手，便拍了椅子靠道：“这是主位，你在这里，你看，唐家妈不便坐下，只好站着说话了。”刘麻子更是率直，就来牵着徐亦进的衣袖，向上面推着。唐大嫂道：“徐大哥，你就上座罢。说起来，我们都是一洞神仙，拉拉扯扯，就觉着不脱俗套了。”亦进听了这话，不便一味的谦辞，只好在那地方坐下。大家先说了几句闲话，唐大嫂手里拿了烟卷，坐在下方，斜了身子向他望着，因笑道：“徐大哥就是个人在南京吗？”亦进道：“便是一个人，也就无法维持哩！”唐大嫂道：“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”亦进道：“家里就只有一个胞兄。”唐大嫂道：“没有嫂子吗？”亦进道：“唉！说起来惭愧！愚兄弟两个，都到了这样大岁数了，还是光人两个。”说到这里，二小姐正由外面进来，到屋子里去拿什么东西，向他看了一眼。唐大嫂笑道：“这么说，我们应当叫你徐二哥。”亦进笑道：“我是个老二的命，在南京和人家拜把子，算起来，也还是老二。”唐大嫂向他看看，又向赵胖子汪老太笑道：“做老二的人，大概在忠厚一边的居多。你看我们二春，不就是个老实孩子吗？所以我没有放她出去。”这位汪老太穿了件旧青缎子短夹袄，可又下摆长齐了膝盖，半白的头发，还挽了个小圆髻儿，手捧了一杆水烟袋，不住的向外喷着烟，已是将亦进打量个三四回。她听了唐大嫂的话，将一张长脸，连连点了几下，在七八条皱纹的脸上，告诉了人她处世的经验很深。这就插嘴道：“你们二小姐，只能说一句稳重，你要说她老实，那是看小了她；她肚子里比什么人也精灵哩！二十岁的姑娘，比人家四五十岁的人还要牢靠些。”唐大嫂笑道：“还是二十岁啦，望哪辈子了，今年二十四岁了。”亦进这才知道二小姐芳名二春，是二十四岁。当二春再由屋子里出来的时候，亦进不免对她脸上多看了一眼。二春这就红着脸笑道：“汪老太和我算命呢！”汪老太正燃了纸煤，烧着烟袋头上的烟丝，随了说话，喷出一

口烟来，笑道：“可不是，我在给你算命。我正是在这里算着，你是那一天红鸾星照命。”二春轻轻啐了一声，自走出去了。有了这句话以后，她就不进屋子来了。直到酒菜预备齐了，王妈进来搬台整椅，她才进来安排杯筷。菜端上了桌，唐大嫂就请亦进上座，他还要谦让时，大家都说，唐家妈说了，不要拘俗套，今天总是徐二哥的主客，若让我们上座，就没有这个礼。汪老太放下了水烟袋，上前一步，扯着亦进的衣襟，笑道：“今天你就受恭敬一回罢，难得唐家妈很喜欢你，这就是你的运气，将来你就把她当一个长辈，遇事都恭敬些，包有你的好处。”亦进觉得这位老太婆虽是话里有话，倒是真情。便又向大家一揖，说声有僭了，只好在上首坐着。唐大嫂坐在下方，亲自提壶斟了一遍酒。刘麻子就接过壶去，笑道：“唐家妈，交给我罢。”唐大嫂并没有谦逊，由他代斟了。亦进这也就看出来，唐大嫂是这一群人的首领，大家都捧着她呢。于是自己也在大家恭维之下，顺了口叫唐家妈。这菜肴是相当丰盛，除了在馆子里叫来的菜之外，家里还有炖鸡，炖鸭，红烧蹄膀，红烧青鱼，一色是大碗。亦进站起来几回，只笑说菜太多了。家里几样菜，是二春送来的。亦进于她每送一碗菜来，就起身一下，说声不敢当！唐大嫂笑道：“徐二哥，你这样子客气，请你吃一顿饭，是请你来受一顿饭的罪了，快不要这样子！”赵胖子也坐在邻近下方的所在，当二春送菜来的时候，伸手一把将她扯住，笑道：“二小姐也坐下来吃罢，除了徐老板，这里都是自己人，要什么紧，事让王妈做罢。”二春低头笑着，只说等一会儿吃。唐大嫂道：“你就坐下来吃，徐二哥也是一位正人君子，你现在倒又怕起生人来了。”二春背转脸来，轻声道：“你看娘说话，我怕什么生人，厨房里的事情还没有做清楚呢。”唐大嫂道：“那就交给王妈罢。”说着，将椅凳向旁边挤了一挤，腾出一角空位来。二春抿了嘴微笑着，搬了一个方凳子，挨着唐大嫂坐了。徐亦进坐在上面，正对了她望着，心里可就想着：一个开堂子养娼妓的人家，有这样含羞答答的姑娘

出现，倒也是难得。心里想着，又不免多看二春两眼。酒到这时，大家够了，都捧了饭碗吃饭。徐亦进扶起筷子碗，只扒了一口，却将碗

筷放下，突然站了起来。这一番客气，全桌人都有些莫明其妙呢！

第二回 还旧服姊妹表歉忱 赠新书良朋存厚道

徐亦进自到唐大嫂家里以后，越受到恭维，却越是客气，大家已觉到他有些多礼了。现时，他在吃到酒醉饭饱的当儿，无缘无故，又站了起来，都不免向他望着。但是他没有计较到众人的态度，只是朝着后面天井里笑着。大家回头看时，是唐小春小姐回来了，徐亦进点着头道：“三小姐回来了，多谢得很，我在府上打扰多时了。”唐小春比出去的时候，更要漂亮了。脸上带了两个桃花瓣子似的红晕，两只双眼皮儿，只管向下合着，见亦进向她客气着，也就直走到桌子边来，向他笑道：“没有什么好菜，多喝两杯酒罢。王妈，拿酒壶来，让我敬三杯。”说时，身子微微的有点晃荡。唐大嫂立刻站起来，将她搀住。皱了眉道：“这又是哪一班促狭鬼请客，把她灌醉到这种样子。”说着，就在小春的大衣袋里抽出一条花绸手绢来，要替她擦嘴。手绢抽出来了，两个蜜橘滴溜溜的在地面上转着，小春很快的弯腰到地面上去捡橘子。偏是她手未到之先，一脚踢去，把那橘子踢到桌子下面去了。徐亦进低头看时，那橘子已经到了自己椅子脚下，这就赶快捡了起来，走出坐席向小春送了去。不想是那么巧，正当他走近了身边，小春哇的一声呕吐出来，却把肚子里一切不能消化的酒饭菜，标枪似的向亦进身上射了过去，把亦进的蓝布大褂吐湿了大半边。那还不算，便是他的脸上，也还溅了不少的点子。唐大嫂哦哟了一声，抢上前就把花绸手绢交给亦进，亦进笑道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！我这样破布衣服，用这样好的绸手巾来擦，那大不合算了。”二春也放了筷子碗，皱了眉道：“妹妹怎么醉到这种样子。”说着，也就在

衣袋里掏出一方白纱手绢，交给亦进道：“徐老板，你快拿去揩揩脸上罢，不要客气了。”徐亦进见是一条白纱手绢，这就无须痛惜，自拿了擦脸。二春转身进房去，立刻拧了一把热手巾，两手捧着，送到亦进面前，见他衣襟上，还是水汁淋漓的，便笑道：“实在是对不起，你就用手绢擦罢。”徐亦进笑道：“我说了，不必介意。这样一件蓝布大褂，毁了也不值什么，而况这一点也碍不着什么，回去下水一洗就好了。”二春道：“妈呢，找一件旧衣服来给徐老板换换吧。”唐大嫂很机灵的，已由外面亲自端了一脸盆热水来笑道：“真是对不起！你看小春这丫头，我不知道说她什么是好，惹了这样大一件祸事，她倒不管，扭转身子就跑了。”二春看到母亲打了水来，自己也一扭转身子走了。亦进再三的说不要紧，将脸盆接过来，放在茶几上，搓手巾擦抹了身上，一回头正待入座，可是二春手捧了一件折叠得很平整的灰色哗叽长夹袍，在面前站着。亦进道：“二小姐，不必不必！我身上已经擦干了。”二春没开口，脸上先飞红了一阵，低声笑道：“换一换罢，那件衣服揩得两大块湿迹，怎样穿？”在座的人都说：“二小姐的面子，徐二哥把湿衣服换下来罢。”这样说着，二春的脸子更是红了。亦进只好点着头，把衣服接了过去，走到窗户下，背了身子把衣服换过，低头看去，竟是相当的合身。赵胖子笑道：“真是的，人是衣衫马是鞍，徐二哥把衣服一换，人都年轻了好几岁。”二春在一边向他周身看过，也就抿嘴微笑。这样忙乱了一阵，汤也凉了，菜也不大热，二春和王妈重新端去回了一次锅。亦进虽然客气，赵胖子三毛这些人，却要等

人象全，容番一，来或了，不效着吃个通量。这样一混，就是大半下午。徐亦进陪着赵胖子这班人，闲话了一阵，站起来望望天上的太阳，便向唐大嫂道：“我那件衣服是二小姐拿去晒了，大概干了吧？”唐大嫂道：“我看见她去洗了，明天衣服干了，我叫王妈送到府上去。这件夹袍子，虽然是旧的，倒还干净。徐二哥若是不嫌弃的话，你就留着穿吧。”亦进低头看看自己的衣襟，笑着摇了两摇头道：“一个摆书摊子的人，穿这样好的衣服，那不是惹人笑话吗？”二春这时站在房门口，手扶了门框，向了大家笑着。赵胖子笑道：“二小姐有什么意见发表吗？”二春本来想说句什么的，被他问着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红了脸道：“我有什么意见发表，这位徐老板太客气罢了。我也就怕徐老板客气，就在箱子里翻了这样一件很旧的衣服出来，不想徐老板还是嫌漂亮。”三毛坐在旁边，将颈脖子一伸，笑道：“徐老板，你看二小姐都这样说了，你就收下罢。”亦进这就向她笑着拱了一拱手，回头对唐大嫂道：“打扰得很，我要告辞了。那件蓝布衣服，就请放在这里，哪天有工夫我来拿。”再又向大家说声少陪，方才向天井里走。二春拿了她的帽子，追到天井外面来，笑道：“还有你的帽子呢。”亦进接过帽子，笑道：“你看我自从进门起，就累着二小姐，一直到现在要走，还是累着二小姐。”二春微微一笑。等他走了，回身进屋来，向唐大嫂道：“妈，你太大意，人家早就要走的了，只为了想等着那件蓝布大褂，延到这时候，你若早说把那件哗叽夹袍子送他，他老早就走了。”唐大嫂笑道：“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怎样会知道这意思呢？”二春道：“妹妹也是不好，我们感谢人家，特意请人家来吃饭，不想会吐了人家那样一身的齁齁，真是让人心里过不去。”唐大嫂道：“你不要说了，我心里正难受。小春虽然醉过，从来也没有醉到这种样子。真是骑牛撞到亲家公，她一害羞倒在床上睡去了，明天我亲自到徐老板家里去向人家赔个不是罢。”二春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们实在做得不大漂亮，向人家说什么好呢？”说着，只管皱了眉头子。唐大嫂笑道：“你看这孩子说话，这件事，也不是我

二春这成不又，善慰里心。群兼量出圈，跑出叫小妹妹做的，她已经做出来了，我有什么法子呢，你倒只管唠叨着我。”二春鼓着腮帮子，扭转身子回房间去了。她是心里这样过不去，可是那惹祸的唐小春，却是放头一场大睡，醒过来的时候，屋子里的电灯，已经是亮着火了。打了个呵欠，在床柱上靠了坐着，将手揉揉眼睛，向桌上看去，那里已是放下了好几张请客条子，便撅了嘴道：“请客请客，我恨死这请客的了，天王来请我，我也不去。”随了这话，是二春进来了，笑着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。小春便笑道：“真是耍命，妈恭恭敬敬请来一位客，我倒吐了人家一身。”二春笑道：“你心里倒还明白。”小春笑道：“我怎样不明白。不过胃里头只是要向上翻，无论怎么着，忍也忍不住，人家没有见怪吗？”二春道：“人家见什么怪。你唐小姐吐出来的东西，人家要留在身上当香水用，能够见怪吗！”小春道：“我给人家灌醉了，也是不得已，你拿话俏皮我作什么？”二春道：“我为什么俏皮你，本来人家笑嘻嘻的，一点不介意。”小春道：“这样子说起来，我明天见了他，倒要和他讲两句客气话。”二春道：“妈说你自己去他家里客气两句。我想那倒不必，他天天在夫子庙里摆摊子的，我知道他的地方，明天上街去，弯两步路，到庙里向他打个招呼就是了。”小春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摆摊子的地方？”二春道：“前两天，我到他的摊子上买过小唱本，所以我知道。”小春道：“一个摆书摊子的人，也不必和他太客气了。”说着，走下床来，对了衣橱子上的镜子，理着耳朵边的鬓发。在镜子里见母亲进来，只管撇着嘴，回转头来道：“我这话错了吗？”唐大嫂道：“不说别的，只看你手指头上带的那个戒指，就是人家捡到了奉还你的。四五百块钱那还是小事，你费了多少心血，才得到手，这种年月，见财不动心，有几个人？他有这种好心，就可以佩服，管他是作什么的呢！哪怕他是做贼的，对你娘儿总算对得起。就是你今天吐了人家一身，人家脸红都没有红一下。”小春道：“我正在这里和姊姊说呢，明天出门去，弯一步路，到他书摊子上客气两句。”唐大嫂点点头道：“这倒象话，顺便把他留下来的

那件蓝布大褂，也给送了去。我们要搭架子，也犯不上在这种人面前搭架子。今天你在家休息一天吧，脸上哪里还有一点血色啊。”正说着，自己的包车夫，在堂屋里叫道：“三小姐条子，六华春姓陈的，一共是五张条子了，该预备出去了。”说时，由门帘子外面，伸进一只手来，手上就拿了那张请客条子。小春抢上前一步接了过来，三把两把，将纸条子撕个粉碎，向地下丢去，又将脚在上面连连踏了几脚。咬着牙道：“以后我不当歌女了，我让人家灌醉了，现在酒还没有醒，又要叫我去灌醉，我是个垃圾箱，……”唐大嫂拦着道：“不用说了，你醉了没醒，我知道了。我不是对你说了，叫你在家里休息一天吗！”小春道：“我从来没有这样丢过人，今天在新朋友进门，我糊里糊涂的吐的人家一身，实在不好意思。”二春笑道：“还好，你已经明白过来了。”唐大嫂道：“我们二丫头，就是这样死心眼，有件事过意不去，总是挂在口里。”小春道：“这是我过意不去的事，要她多什么事？姊姊看中了那个姓徐的，你要去报他的德吗？”二春红着脸呸了一声，自走了。自这以后，她就不提到徐亦进的事了。到了次日下午，小春当着二春饭后，洗过了手脸，就迎上前向她陪笑道：“姊姊，你陪我上街去一趟，好吗？”心里猜着，她一定要用一句很厉害的话碰回来了。可是二春很平和的问了一句不相干的话，现在几点了？小春道：“一点多钟了，无论他摆书摊子在几时起，这个时候，也摆出摊子来了，我们一路去罢。”二春道：“妈出去上会去了，没有留下什么话；不过那件衣服，妈倒是说过让我送去的。”小春道：“既是妈叫你送去的，我不去了，你替我向他说两句道歉的话罢。”二春红了脸道：“怎么你避开了，让我一个人去，那不是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小春倒没有明白她的意思，笑道：“你真没有出息，这点事情也办不了，我就同你去罢。”二春听说，立刻跑回自己屋子里去，提了一只白布包袱出来，脸上白了些，似乎又是扑过一回香粉了。她似乎怕小春追问什么，先道：“夹一件衣服在胁下去送给人，怪难为情的，拿一

块白包袱包着好看些，并没有送什么给他。”小春也没理会，自随了她走，走到夫子庙，二春也不用多打量，顺了东侧门里的小街，径直向前走。在那转角的所在，一列书摊子，横斜着对了人行路，摊子里面，有个人坐在矮凳子上看书，二春回转头笑道：“这个人倒相当的用功，每次跑来，我都看到他在这里看书。”小春道：“你都常看到他吗？”二春道：“我哪里……”一句话未了，徐亦进已是抬起头来，看到二春姊妹，立刻站起身，连连的点了头笑着。二春本是走在前面的，到了这时，就不知不觉的向后退了两步，把小春让上前一步。小春倒没有什么感觉，也就走近了书摊子，笑着向他点点头道：“徐老板，昨天对不住得很！”二春虽是也靠住妹妹站着的，但是只对他微笑了一笑，没有将话说出来。徐亦进放下了书本，两手抱了拳头，连连拱了几下，笑道：“这就实在不敢当得很！”二春这才把布包袱放在书摊子上，因道：“徐老板衣服洗干净了。”小春也笑道：“我本来不好意思来见徐老板的，可是想到自己做的事，未免太不象话，总要自己向你表示一下歉意。”说到这里，不免低了头，将手去翻弄摊子上的书。徐亦进道：“三小姐，你要说这话我在这里站不住了。”说话时，眼见她只管翻弄书页，便笑道：“三小姐喜欢看小说书吗？”小春道：“让徐老板问着了，我就有这点嗜好。”亦进道：“那好极了，我这满书摊子都是小说，三小姐爱看那一种的书，随便挑罢。”小春一看眼前摆的书，倒有好几种是没有看过的，就一齐捡着垒在一堆。亦进道：“不好拿，就把这白布包袱包了去罢。”说着，透开包袱来，在自己的衣服下面，还露着两盒点心，便呵哟了一声，二春红着脸笑道：“这是家里现成的东西，我觉空着手来，怪不好意思的。”徐亦进笑道：“既然拿来了，谅着二位小姐不肯带回去，在唐家妈面前给我道谢罢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将书包了起来，小春背过身去，打开手皮包，掏出一张五元钞票捏在手上，回转身来，先把书包提着，然后将那张五元钞票向摊子上一丢，笑道：“徐老板，请你收下书钱罢。”说毕，扭头就走，徐亦进拿

小春从书摊上取书，递给徐亦进。徐亦进接过书，白了一眼，说：“你真是个傻瓜，她们家里那样有钱，多花她几文，有什么关系。而且你送还她们好几千块钱，就尽花她五元钱，也不值九牛之一毛。”徐亦进道：“唯其是我送还过她们这些钱和东西，不应该再收她们这点小惠。”毛猴子摇摇头笑道：“你这个人的脾气，我真是没有话说，我替你出个主意罢：你明天挑拣值得五块钱的书，送到她家去就是了。规规矩矩，作她五块钱生意，有什么不可以。”徐亦进笑道：“这倒使得。你怎么要把这八哥卖了它？这鸟会说话，又很乖，卖了可惜！”毛猴子笑道：“你是个傻瓜，晚上请你喝酒罢。”说着，他自提着鸟笼子走了。徐亦进想着，这两天生意不大好，照了他的话办也好。因之早些收拾书摊子，到批发书庄上去，挑选了几部内容比较好的小说。次日上午，算着小春还没有出门去应酬，把书送了去。这时，小春正在窗户边梳妆台边洗脸抹粉，隔了玻璃，就看到徐亦进夹了一大包书进来，便由屋子里迎了出来，笑道：“徐老板真是君子，一定不肯沾别人一点便宜，给我送得书来了。”亦进见她穿了

一件旧红绸短袖夹衫，颈脖子上围了一方很大的白绸手绢，将肩上盖了，长的卷发披在白手绢上，脸上只淡淡的抹了香粉，透着淡雅之中，还有些天真，情不自禁的笑了笑。小春道：“徐老板，你笑什么？”亦进笑道：“这句话，也许说得冒昧一点，我在一本书的封面上，看到一个时妆美女画，就象唐小姐这个样子。”小春噗嗤一笑道：“那个书封面上，是一个丑八戒罢了，什么时妆美女。”说着，将亦进的书接了过去，就放在堂屋桌上，一本本的翻弄着，笑道：“很好，只有两本是我看过的。”亦进道：“现在上海书铺子，翻印旧小说很多，有些书，从前花了大价钱全买不到的，现在都可以买得到。”小春道：“我想看一两部艳情小说，你有法子可以找得到吗？”说时，微微一笑，瞅了徐亦进一眼。他看到，心里就十分明白。踌躇了一会子道：“也许可以找的到。”说到这里，觉得身后有人走过来，回头看时，却是二春，送了一杯茶在旁边茶几上，笑道：“多谢多谢！”说着，点了两点头，二春向小春看看，微微瞪了一眼，没作声。小春不理睬，还向亦进道：“明天同我送书来，好吗？不一定要旧小说，新出的也好。”亦进点头答应是是。却向二春问道：“唐家妈在家吗？”二春道：“不在家，请坐会罢。”亦进退了两步，坐在椅子上，微微咳嗽了两声，笑道：“唐家妈也很忙。”二春微笑着，小春却把一个指头，蘸了桌上的水渍，在涂抹着字，身子斜靠了桌沿站着。亦进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，站了起来，笑道：“请在唐家妈面前替我说一声，看看她老人家来了，再会罢！”说时，顺眼向桌上看去，映了天井的光线，看得清楚，小春在桌面涂写的有金瓶两个字，也有个完好的性字，其余是抹糊涂了，也不便问什么，点头向外走。她姊妹们都没有送，只是小春却抬起一只手来，连连的举了几下，笑道：“明天，你要送书来的呀！”亦进也就远远的点了两点头，答应着去了。二春向小春笑道：“你轻轻的对人家说，你怕我没有听到吗，叫人家送艳情小说你看呢。上次陆影送你一本不好的书，妈知道了大骂你一顿，你忘记了么？”小春板了脸道：“她不认识字的人，听

她的话作什么！”说完，她自拿着书进房去了。隔了房门道：“姊姊，这件事，你不许对妈说，她要唠叨我，我就同你不依。”二春道：“我是好话，听不听在你，我告诉妈作什么！”小春隔了门帘子嘻嘻的笑着，二春把这事放在肚里，也没有作声。到了次日上午，二春坐在天井里的矮凳上，靠了洗衣盆搓洗衣服，两只眼睛，却不住的对外门望着。果然的，在十一点钟的时候，徐亦进夹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报纸包儿，由外带着笑容走了进来。二春由水盆里拿出湿淋淋的一双手来，自掀起胸前的蓝布围襟，互擦了两只手，亦进见她青绸夹袄的袖子外，露出雪藕似的两只手臂，不由得站定了脚，向她发出桃红色的手掌望了去。二春道：“徐老板，你真信了我妹妹的话，又送着书来了。你不要信她，她是个小孩子。”徐亦进笑道：“二小姐，你放心，我送来的书，没有不能看的。”小春听到徐亦进说话，一掀门帘子，直跳了出来，走到亦进面前，双手把那个书包，由他腋下夺了过去，笑道：“多谢你了！”第二句话，不曾交待完，就跑进房去了。二春道：“徐老板，请坐喝茶罢。”亦进笑道：“我请人看着摊子呢。”说时，在怀里又掏出一个纸包来，笑道：“这是我找到的几种文明小唱本，里面有女侠秋瑾，有西太后，都很新鲜，这比二度梅昭君和番那些东西好得多。”说着，把包书本子送了过来。二春笑道：“我认不了三个大字，看什么书，不过睡觉的时候，拿着当安眠药罢了。”说话时，搭讪着又将围襟分别的擦手。亦进见她没有接着，就将一小包书放在廊檐下破茶几上，点头道：“再见罢！”一句话毕，就出去了。二春将书本拿到屋里去翻了一阵，再悄悄的走到小春屋子门口，隔了门帘，向里张望着，见她把书放在桌上，摊开了一本，站在桌子边，随便翻动着。二春又悄悄的走进来，站在她身边看。小春还是看书，很从容的道：“你轻轻的走进来，以为我不知道呢？你看罢，这并不是什么坏书。”说着，把看的书本向前一推。二春看时，都是些印刷很美丽的书，封面上印着时妆美女画，有的题着家庭杂志，有的题着戏剧月刊，有的题着家

庭常识大全。二春笑道：“这些书，你不大合意吧？”小春道：“怎么不合意！这家庭常识就很有意思，什么去油渍法，作鸡蛋糕法，我五分钟工夫就学会了好几样。”二春笑道：“那也罢了，这个人看起样子来倒很老实，作事倒很有深心。”小春道：“这里有六本杂志，全是三四毛钱一本的，合计起昨日的书，五块钱，人家要蚀本了。”二春道：“终不成我们又送他五块钱；可是你要送他五块钱，这一笔帐，永远没有法子算清了。”小春道：“等妈回来，我们再和她商量罢。让妈送些东西给他就是了。我真没有看过这种作小生意的人，这样君子，一点便宜也不肯沾人家的。我倒想起来了，你送了他两盒点心，他又送你一些什么呢？”二春道：“他送东西给我作什么，那两盒点心，也不能算是我送给他的。”两人正谈论着这事，唐大嫂子走进屋子来了，见桌上堆了许多书本子，便说道：“小春又买了许多书回来了。买来了，也不好好放着，床上桌上到处丢，连马子桶上也放着，我倒天天替你收拾。”小春道：“这是我买的吗，是那个姓徐的送的。”唐大嫂子道：“大概是他不愿白得那五块钱吧？这人倒是这样干净，送的是些什么书？小春乱看书，看了胡思乱想，我就不赞成。”说着随手在桌上掏起一本书来翻弄着。二春也挤上前来，见是一本家庭常识，便用手指着书页道：“这书很不坏，专门教女人怎样管理家务。”唐大嫂笑道：“我晓得，这是烈女传。”二春笑道：“妈就只知道女儿经，烈女传，人家徐老板也不会送这样的旧书给小春看，这是家庭常识。”唐大嫂翻着书上几页插图看看，见有是裁衣服的样子，有是栽花盆的样子，因笑道：“这个我明白，以前我们家里也有一本，叫万宝全书，认得字的管家人，是应该看一本的。”二春笑道：“你看明白起来，我妈是什么都知道的。”唐大嫂两眉一扬，笑道：“你妈就是不认识几个字，要说……”小春一撇嘴，笑道：“又来了，要说夫子庙上的事，你是件件精通。”唐大嫂道：“岂但是夫子庙，除非外国的事我不知道，中国的事，我总不怎样糊涂。”二春笑道：“那就好了，我们就清教你老人家吧，白

收人家许多书，怎样谢人家呢？”唐大嫂道：“呵，你倒这样急，彼此都住在秦淮河边上，往后来往的日子长着呢，忙什么？”二春碰了母亲一个钉子，红着脸走了。自己起了戒心，就没有再提到徐亦进送书的事了。过了两天，是个黄昏时候，小春在绸衣上罩了件蓝布大褂，在门口闲望，约莫十分钟，见亦进腋下又夹了

一包书走来，小春就在大门口拦着路站定，笑道：“徐老板，你真不失信。”亦进道：“昨天三小姐在马路上喊着我，我没有听清楚，你的车子就跑过去了。”小春低声道：“徐老板，你不要到里面去，我有话对你说呢。”说着脸一红，这种言行，出之于一个少女，徐亦进对之，怎不愕然呢。

第三回 见艺人传书有遗憾 怜神女冒雨表同情

唐小春是秦淮河上一位头等歌女，年纪又很轻，无论怎么样子傻，也不会爱上一个摆书摊的人。徐亦进那分愕然，倒有些不自量力。不过这情形，小春立刻看出来，倒也觉到他误会得可笑。便沉着面孔，带了一分客气的笑容，向亦进点点头道：“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，我有一封信，要请你面交一个人，为什么不由邮政局寄去？因为信里面有点东西，若是别人接着了，恐怕不会转交本人，徐二哥是个君子人，一定可以带到。”亦进见她说得这样郑重，便也正了颜色道：“唐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送到。送到了，请收信人回你一封信。”小春笑道：“那就更好了。不过这封信，最好还是你亲自交到我手上。你若是遇不着我，迟一点时候，那倒是不要紧的。”说了这句话，她脸上又红了一阵。亦进看这样子，显然是有点尴尬。便镇住了脸色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小春笑道：“也许我顺便到庙里去看看。”亦进道：“这倒用不着。我自然知道三小姐什么时候在家里，那个时候，我说是送书来，把信夹在书里，亲手交给三小姐就是了。三小姐看着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吗？”小春抿了嘴微笑，又点了两点头。于是伸手到怀里去掏摸了一阵，掏出一个粉红色的洋式信封，交给亦进，亦进接过来，捏住信封一只角举起来，刚待看看姓名地点，小春回头张望了一下门里，努努嘴，向他连连摇了两下

手。亦进明白着，立刻揣到怀里去，正还想同她交代一句什么呢，小春低声笑道：“你请便罢，也许我姊姊就要出来。”亦进听到说二春要出来，不免站着愣了一愣，但是看到小春皱了两道眉毛，却是很着急的样子，便点了个头，低声道：“明天上午会罢。”说毕，立刻转身走了。自己也是很谨慎，直等走过了两三条街，方才把那封信掏出来看，见是钢笔写的，写着请交鼓楼务仁里微波社，陆影先生亲启。亦进不由得惊悟一下，这微波社和陆影这个名字脑筋里很熟，好象在哪里见过。一面走着，心里头一面想去。顺了这信封上的地面，搭了公共汽车，先到了鼓楼，下车之后，转入那条务仁里。见墙上钉了一块木牌子，画了手指着，用美术字写着微波剧社由此前去，自己不觉得哦了一声。同时，也就停住了脚，自言自语的沉吟着道：“一个歌女，向一个演话剧的小伙子送信，可瞒着人，这件事正当吗？若是这件事不正当，自己接了这一件美差来干，不但对不起唐家妈那番款待，就是唐二小姐也把自己当个好人。这样着，勾引人家青春幼女，实在良心上说不过去。”于是在怀里掏出那封信来，两手捧着，反复看了几遍。忽然有人在身旁插嘴道：“噢！这是我的信。”亦进抬头看时，迎面来了一个穿西服的少年，白净长圆的面孔，两只乌眼珠转动着，透着带几分圆滑，头发梳得乌

油光亮，不戴帽子，大概就是为了这点，颈脖子上用黑绸子打了个碗大的领结子。结子下，还拖着尺来长的两根绸子，垂在衣领外面，人还没有到身边，已然有一种香气送过来。他见亦进望了他发愕，便道：“你这信不是唐小姐叫你送来的吗？我就是陆影，你交给我得了。”他操着一口北平话，有时却又露出一一点上海话尾。亦进因道：“信确是送交陆先生的，不过我并不认识你先生，怎好在路上随便就交出去？”陆影瞪了两只眼睛，向那信封望着，因道：“你这话也有理。你可以同我到寄宿舍里去，由社里盖上一个图章，再给你一张收条，你总可以放心交给我了吧。”亦进道：“那自然可以。并不是我过分小心，唐小姐再三叮嘱过，叫将这封信面交本人，再讨一封回信，信里似乎还有点东西呢！”陆影笑道：“自然。这是你谨慎之处，不能怪你，回头我多赏你几个酒钱就是了。”亦进只是微笑着，跟了他走去。到了那个剧社，却是一所弄堂式的房子，进门便是一所客堂，空空的陈设了一张写字台，随便的放了几张藤椅子，白粉墙上贴了几张白纸，写着剧社规则，和排戏日期之类。此外钉了钉子，一排排的挂着衣服。也有西服，也有裤衩，也有女人旗袍，这就代替了人家墙上的字画古董。写字台上，并没有国产笔墨，不知是什么人，穿了一身旧西服，伏在椅上，用钢笔在写信。他抬头看到陆影，微笑道：“老陆，借两毛钱给我，好不好？”说着，伸出两个指头，作个夹烟卷的样子，在嘴唇边比了一比。接着道：“我又断了粮了。”陆影笑道：“你断了粮了，我的银行还没有开门呢！”他说这句话时，眼光已是射到亦进脸上，突然把话停住，脸也随着红了起来。徐亦进虽然少和这种人来往，但是他们是一种什么性格，那是早已闻名的。便搭讪，向四处张望着，表示并没有听到他们说些什么。陆影笑道：“现在你可以放心把信交给我了吧！老王：你在抽屉里把那剧社收发处的橡皮戳子拿出来，给我盖上一个章。”那老王更不打话，把中间抽屉使劲向外一扯，将水印盒子，四五个橡皮戳子一齐放到桌上，笑道：“剧务股，宣传股，

编辑股的戳子都在这里，你爱用哪个戳子，就用哪个戳子。”陆影在桌上拿了一张剧社印的偏纸，接过老王手上的钢笔，就在纸上斜斜歪歪的写着几个横行的中国字，兹收到交来唐先生信一封。顺手摸起了一个戳子，在水印盒子里的笃的笃乱印一阵，然后在信封正中盖了一个印，他也不看看，就将这信纸交给了亦进。亦进看时，那戳子正正当当的来一个字脚朝天，倒过纸条来看那字，却是演出股的戳子。陆影见他只管捧了字条出神，便笑道：“戳子都在桌上，你若是不满意，请你顺便拿一个再盖上。”亦进笑道：“不必了，陆先生我们也是早已闻名的。”说着，也就把那封信递给了他。陆影接过信，托在手心颠了两颠，立刻就透出了满脸的笑容，背过身去，拆着信看。老王手撑了桌沿站起来，拍着手道：“老陆，老陆，快拿过来我看看，信里有多少钞票，我们见财有分。”陆影笑道：“你犯了钱迷了，这又不是什么挂号信，保险信，你怎么说起钞票两个字来。”老王道：“你早就缺着钱，盼望唐小姐接济你，现在小唐的信来了，而且是派专人送来的，决不能是一封空信；而且你接着这封信的时候，脸上笑嘻嘻的，分明是有了收获。”口里说着，奔出了桌子来，老远的伸着手，就要去抢陆影的信。陆影似乎也有了先见之明，已是把那封信揣到怀里去了。亦进看到他们这种情形，实在有些不入目，便和悦着脸色，向陆影道：“陆先生可以回一封信让我带去吗？”陆影被他一句话提醒了，想起了小春在信上介绍的话，这就向亦进弯了一弯腰，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徐老板，我听到唐小姐说道，你是个拾金不昧的人，佩服佩服！请你在这里坐一会儿，我到楼上去写信。”说着，又将眉头皱了皱，微笑道：“我们社里人多，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房子，大家挤在一处，连一个会客的地方也没有。”亦进笑道：“艺术家都是这样的，陆先生只管去写信，我在这里等一会儿就是了。”陆影急于要写回信，他是更不打招呼，一径向后面上楼去了。那个老王见亦进一身布衣，又是个送信的，并不同他客气，大模大样的坐着，笑道：“你在唐小春家里

拿多少钱一个月工钱？”亦进笑道：“三五块钱吧。”老王笑道：“遇到送密码电报的时候，你就有好处了，至少要赏你一块钱酒钱。上两次送信来的，怎么不是你？”亦进笑道：“我也是初在他们家上工。”老王笑道：“听说有几个阔人捧唐小春捧得厉害，你知道花钱最多的是哪一个？”亦进笑道：“我刚才说了，是初在他家上工，哪知道这些详情呢！”老王摇摇头笑道：“哪一个歌女，都有她们的秘密，花冤钱的花冤钱，捡便宜的捡便宜。”说着又低了头去写他的信。亦进在屋子里站了十分钟，有些不耐烦，就步行到屋子外面去站了一会。因为陆影那封信，始终不曾交出来，又推了门进屋去看看，屋子里那位老王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通后面屋子的门是大大地开着，那里有一道扶梯转折着上楼去，在楼梯下面地板之上，却是一方挨着一方的，铺了地铺，还有两位青年睡在地铺上，两手高举了一本书在看着。他们一抬头，看到有一位生人进来，立刻将门掩上。亦进本来想闯到楼上去看看的，这时见楼下就是这情形，楼上不会好到哪里去，只得依然在外面屋子里坐着。这样足耗了一小时之久，才见陆影笑嘻嘻地手上拿了一封信出来，他虽然穿了西装，却也很沉重的，抱了拳头，向他作上一个揖，笑道：“徐老板，一切拜托！”然后将那封信递到亦进手上。亦进看也不看，就揣到怀里去。陆影笑道：“这封信里已经说明，送来的东西，我已经收到了，不过这封信务必请你私下给她，我想徐老板总有办法掩藏着吧？”亦进笑道：“这个你放心，我一两天就要给唐小姐送一回书去的，我把信夹在书里头送去就是了。今天这封信，是她等着要看的，我可以拿了这封信在莫愁轩门口等着她，晚上十点钟，她上场子的时候，总可以在门口遇着她的，那时，我不用说什么，她就会知道是送回信来的了。”陆影笑道：“很好很好！徐老板这样细心，一切容我改日道谢。”亦进道：“我这完全是为了唐小姐的重托，瞒着唐家妈，那是担着相当干系的，陆先生要谢我，那倒教我不便说什么了。”他说着，把脸色正了一正，然后就点着头走了。到了当

自晚上果然照着陆影的话，在夫子庙一带街上，来往的踟蹰着，不多一会工夫，看到小春坐了雪亮的包车走到一家馆子门口停住，亦进赶上两步，还不曾近前，小春早是看到了，就站在街边的便道上，同他招了两招手，亦进走过去，她故意高声笑着道：“徐老板，我托你找的书，现在找好了没有？”亦进也高声答道：“书都找好了，我这里有一张书单子，请唐小姐看看，有合意的书，请你告诉我一声，我就将书送来。”说着，在怀里掏出那封信来，很快的就递过去了。小春也知道这话里藏着机锋，立刻伸手接过去，打开小提包来，将信封藏着，向亦进点了点头道：“多谢你费神！明天下午，我到夫子庙你摊子上去拿书。”说着，向他丢了一个眼色，亦进不曾说得什么，小春已经走进酒馆子去了。亦进站着呆了一呆，觉得鼻子头嗅到一种香气，将手送到鼻尖上闻了一闻，还不是手上的香味吗？这香气由那里来，一定是陆影那封信上的。一个男子写信给女人，洒着许多香水在上面，那是什么意思，当时心里起了一种反应。把微波社那房子的情形，同那封信漂亮的成分，联合在一处，便觉陆影这个人行为上，是一个极大的矛盾。心里想着，老是不自在。回得家去，情不自禁的，却连连的叹了几口气。他所住的屋子，是一种纯粹的旧式房屋，中间是一间堂屋，两边却是前后住房，房又没有砖墙，隔壁的灯光，由壁缝里射了过来，一条条的白光，照到亦进这黑暗的屋子里。随了他这一声叹气，隔壁屋子王大狗问道：“二哥，你今天生意怎么样？老叹着气。”亦进道：“虽然叹气，却不是为我本身上的事。”说着，擦起火柴，把桌上煤油灯亮了，灯芯点着了，火焰只管向下挫着，手托灯台摇晃了几下，没一点响声。噢了一声道：“我记得出去的时候，清清楚楚儿的加满了油，怎么漏了个干净？”隔壁王大狗随着这声音打了个哈哈。亦进望了木壁子道：“我这门锁着的，是你倒了去了吗？”王大狗笑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娘不好过，有两天没出去作生意，什么钱都没有了，天黑了，一时来不及想法子打煤油，把你灯盏里的

油，倒在我灯盏里了。”亦进道：“怎么你这双手脚，还没有改过来。”王大狗笑道：“我的老哥，对不起。自己兄弟，这不算我动手，你身上总比我便得多，你借几毛钱给我，让我买几两面来下给我娘吃，顺便就和你打一壶火油回来。”亦进还没有答言，又听到隔壁屋子里有人重重的哼了一声。亦进伸手到衣袋里摸索着，掏出手来一看，却只有五毛钱和几个铜元，因道：

“我就要睡觉，不点灯了。这里有五毛多钱，你都拿去罢。”王大狗手里提了油壶走过来，见亦进将那些钱全托在手心里，便道：“你只有这些钱吗？”说时，伸手转了一下灯芯的扭子，亦进道：“没有油，你只管转着灯芯有什么用。那还不是转起来多少，烧完多少吗！老娘病了，想吃点什么，赶快拿钱去买。”说着，把钱都交给了王大狗。他接着钱，向亦进道：“二哥，你到我屋子里去坐一下子吧，也不知道我妈妈的病怎么了，老说筋骨痛，时时刻刻哼着。”亦进道：“你去罢，我在你屋里陪着老太坐坐就是了。”王大狗还不放心这句话，直等亦进走到自己屋子里，然后才出大门来。这时，天色黑沉沉的，飞着满天空的细雨烟子，那阴凉的夜风，由巷子头俯冲过来，带了雨雾，向人身上脸上扑了过来，直觉身上冷飕飕的。于是避了风，只在人家屋檐下走着。他因为母亲要吃花牌楼蒋复兴糖果店里的甜酱面包，自己顾不得路远，就放开大步子向太平路奔了去，当自己回来的时候，马路上的店家，十有八九是关上了门，剩下两三处的霓虹灯，在阴暗的屋檐下悬着，倒反而反映着这街上的凄凉意味。两三辆人力车子，悄悄的在宽阔的马路中心走去，只有他们脚下的草鞋，踏着柏油路面上的水泥，唧喳唧喳响着。这夜是更沉寂了，这大马路上，恰又是立体式的楼房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遮蔽阴雨的，自己把买了的点心包子，塞在衣襟下面，免得打湿了老娘吃凉的。拔开了步子，向城南飞奔着走，走到四象桥，却看到前面有个女人，也在雨里走着，隔着路灯稍远的地方，看不清楚那女人是哪种人，不过可以看出她头上披了弯曲的头发，身上也穿了一件夹

大衣。但是看那袖子宽大，颇不入时。在这样的斜风雨里，夜又是这样深，这女人单身走着，什么意思？这样的想着，恰好这桥上没有遮隔的，由河道上面，呜呜的吹来一阵风，把人卷着，倒退了两步。那个女人紧紧的将两手拉住了大衣，身子缩着一团抢着跑了几步，很快的跑下桥去。王大狗见了这情形，着实有点奇怪。心想这女人也是不会打算盘，把一身衣服全打湿了，不肯叫乘车子坐，这倒是那样的省钱，可是奇怪！还不止此，那女人到了一家店铺屋檐下，是一点可以避风雨的所在，就向人家店门紧紧一贴，躲去了檐溜水，竟是站着不走了。王大狗索兴也挨了屋檐下走，借着路灯，就近看看她是什么人？不想到了她身边，她猛然的一伸手，将大狗衣服扯住。大狗愕然，正想问她干什么，她低声道：“喂！到我家里去坐坐罢。”王大狗这才明白，不由得哈哈笑道：

“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人说话吗？我穿的是什么衣服，你不知道吗？”说着，连连扯了两下自己的短衣襟。她道：“哟！穿短衣服的人怎么样，穿短衣服的人不是人吗？是人就都可以玩一玩。”大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是的，穷人也一样喜欢女人，可是腰里没有钱，从哪里玩起。说话的时候，那女人的手，还是扯着大狗的衣服。大狗叹过一口气之后，那女人把手才放下，随着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去罢。”她两手插在大衣袋里，双肩扛起，紧紧的向人家店门板靠着。大狗向马路中心一看，街灯的惨白光里，照见那雨丝一根根的牵着，满地是泥浆，回头看那女人时，斜斜的站着，并没有要走的意思。便笑道：“你也回去罢，天气这样坏，不有生意的。”她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怕我有福不会享吗？我倒不愁没钱吃饭，家里可有一人，愁着没钱吃药。”这句话却把王大狗惊动了，回转来一步，向她望着道：“你家有人吃药，是你什么人呢？”她道：“你也不能救我，我告诉你有什么用！”说着，她将头偏过一边去，向马路远处看着，那边正有一个穿着雨衣的人，皮鞋橐橐的响着，王大狗笑道：“不要耽误了你的生意，我走开了。”他嘴里说着，又不免回头好几次，